正誼堂全書

日仁13
743
14

門 13
號 743
卷 14

朱子文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答汪太初

明治三七年壽未日購求

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
一見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
聖之眞人君子游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
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閒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
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
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閒嘗竊病近世學者不
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

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
物空虛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
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
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
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
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
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
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
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撓於陋也故中庸明善
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

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爲禱熹再
不宣熹再拜

答潘叔昌

細讀來諭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
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
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
無措足之地而欲援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
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
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靦惟明者有以裁
之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卻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三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修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閒斷此說大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陰陽動靜之意

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槩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腳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胷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諭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辯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

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閙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歧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

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縣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眈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予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眈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予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榮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

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己書來說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祇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眞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卻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

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諭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

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閒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歎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洒埽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旣失之於前矣然旣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窮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閒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

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覼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卻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卻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卻別無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

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并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忘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閒斷而亦不容并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閒天理无不閒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耶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

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幷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閒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閒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

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曰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爲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閒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

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閒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閒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豫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厚惠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賢之病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

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擧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

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强說
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
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諭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
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卻
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
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
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
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
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
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曰
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爲已發如
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胡博
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
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
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
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
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
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
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
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

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大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以爲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諭所疑卻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意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卻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諭大槩不出

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卻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瞀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閒亦微覺少也　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卽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細觀來諭似皆未察乎此此喜之所疑者七也　晦叔書中論此大略與吾丈意同更不及別答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幷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脈通貫近世學者貪說仁字而忽略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幷與仁字而不識也　夫來教之爲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喜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閒

眞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强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賸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樣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胷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倘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户西牖皆南向　室西南隅爲奥尊者居之故神主

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卽須東向
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
食等篇讀之卽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
宜皆西向彷彿古制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
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今神位向而主皆東向惟
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
仍舊東向而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
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
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
公掞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
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
直巳丙上

若又東向則正背卻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
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
主如祫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又
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阼階上北向
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牴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
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
月伊川作主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
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
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
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
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

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

答吳晦叔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考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只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

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强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徂暑之類故熹向改如四月維夏六月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稟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見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埽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

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埽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擧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

峰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緊之則有所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未安耳

二端而已但卒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軒所謂知底事者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

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閒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諭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閒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

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因風卻望示教

答趙提擧善譽

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閒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眞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疏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

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刱意立說而强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己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

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忘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林謙之光朝

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譬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

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縣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劒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適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閒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閒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閒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閒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

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
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
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
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
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
不足以名之以義强名則義之爲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
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旣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
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一不知義則夫所
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
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

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爲
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
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
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
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
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
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
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天人
初無閒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
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閒所以用力循循

有序不淩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握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爲日用之閒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眞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雖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抵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竢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　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

許多懸空閒說底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林正夫　湜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夤緣再見然苦匆匆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爲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緣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跂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檗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戸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麤覩髣髴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

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閒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閒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諭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諭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示諭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閒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閒隔而

此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閒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御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范伯崇

衛公待子而爲政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

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說見師訓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　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閒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閒耳來諭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說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鍾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必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　不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但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

如何

答陳君舉

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盡其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敎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潘文叔

所諭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旣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卻成空言無益已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卻日時

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閒窺取一霎時閒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斲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腳下一切埽去而於日用之閒稍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卻日子也

答潘端叔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閒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諭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途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

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閒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諦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閒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達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說太廣卻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己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卻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熹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諭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鄉州絹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爲慶也

答滕德粹

示諭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眞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顧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諭然其閒亦不敢甚違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涪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

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此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答王子合

所諭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初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掇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文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定成行也閩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叩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工夫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諭必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黃直卿

子春間時相過甚善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毋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窮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葉味道

省聞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卽不可廢若只在行閤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季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葉味道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答丁賓臣　碩

十二月十一日熹叩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閒未甚利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艴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遂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閒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

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條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貺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答丁賓臣

來諭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黨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免有尤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末由面叩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遵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答吳伯豐

讀書甚善所諭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

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顯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閒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卻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

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閒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

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卻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正淳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卻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卻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修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請卽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冀以相彊矣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落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閒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卻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切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閒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閒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卻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閒已麤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比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令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墮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

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既摹卽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卽就本修去不可卽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袁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胷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答劉公度

示諭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卻無許多事若

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揑合而已至於彼中朋友只宿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靠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

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脈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卻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疆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册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熹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挂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

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眞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縣絕處徒使人顚狂麤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胡季隨

喜憂患侵淩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磨以求理

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併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愛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龔伯著

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

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竇文卿

示諭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心身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支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己處卻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囘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
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
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幷觀孟子
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
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
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閒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
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徐居厚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眞氣讀書度未
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
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
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
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
悤悤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
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卻不知得他合下是甚
次第大抵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
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卻是吾人
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鄭子上

此卻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爲功利浸

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憒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間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尚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趲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答宋深之

日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蔀前日臨岐不勝怊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掇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待次略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諭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閒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苟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為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卽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眞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閒斷者耳

答陳才卿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閒且勉其讀書爲學亦非細事也熹今年足疾爲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凭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卽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卻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間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爲致意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

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訃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懷抱衰病中間嘗小愈今復大作拘攣瘡滿有甚於前矣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佳慶熹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悵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糶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達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適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變糶之時且得寬雷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況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俑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

緡之米似卻可以抽回蓋彼處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捲管俟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常乖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鄉時去相見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亟作此託任慰附便或發遞以行悤悤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間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儻得左顧庶幾少款

答卓周佐

示諭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

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惟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諭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婉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諭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

眞言且審節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慰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元奧舊世厥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顧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跧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綏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頤剛

衰嬾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

之長牋短幅爲禮已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貺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有如足下志尚之高規模之廣則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曾中之奇濂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況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三復歎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宦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閒讀舊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爲眞有所歸宿耳

同福五代孫正誼書　高重校訂

朱子文集卷之三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侯官魏逢辛少峯分校

侯官馬　晉俊船分校